

历史书外

大众读史，需要更多的突破——评向敬之《大明小史》



向敬之

最新出版的《大明小史》，同《大清小史》一样，都是向敬之精心撰写的历史读本。近五年来，勤奋写作的向敬之从书评人成功转型专攻明清史，出版明清史系列作品多部。他的作品以史料为据，融入文化分析，以一种适应新时代阅读的文化背景创新形式，为读者洞开细节解析，以史为鉴的路径。

近代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曾说：回顾历史人物的言行，我们看到的最紧要的，既有高尚完美的典型，也有无耻堕落的范例。没错，这就是那位写出《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杰出历史作家说的话。

和吉本所关注的罗马帝国一样，向敬之所聚焦的明清帝国也是影响深远的历史阶段。写作明清史者不少，向敬之的写法很独特，他以近年热播的明清历史剧为切口，融讲史、观剧、读书和评论等为一体，从史料中发掘细节，显微历史的现场与背后，以细节分析和事实推理，将一系列连贯性的大事，铺展开一种文化读史的大格局，让更多的普通读者在有理有据、有料有趣的文本中感受历史的奥秘。他没有选择职业历史学家那样倾向于编年叙述，而是巧妙地采取影视化叙述，以历史的事实为叙事背景，用我们所知所识来讲述过去，深入浅出地引导读者准确地把握历史的真实，甚至发现史料中的偏颇。

影视化的叙事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具体的人物和事件来刻画历史中的复杂人性，通过典型意义的人物来表现永恒的价值。它不追求面面俱到，它按照一定的节奏感和剧情感，展开历史的舞台表演，让我们透过那些人和事思考历史及其背后的韵律。这样，我们看到《大明小史》所讲述的，更多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所编织的历史剧本的评论与分析，更多是经由作者搜寻的历史典籍的传奇故事的说明与阐释，更多的是轻松明快、生动有趣的历史叙事。

向敬之写孙承宗被俘时，敌人发现抓了一个没金银的孙阁老。他以孙门弟子钱谦益的记录为依据，并且评论道：“写得很生动，如临其境，犹文学创作”。“假如”是想象，“如临其境”则是虚构，想象和虚构为历史和文明增添了无穷的樂趣，也为读者提供了丰富历史的想象力资源。

花了这么长时间，去讲古代人的故事，值得吗？要读完它，又会花很长的时间，值得吗？仅从二百多年来吉本和他的著作名望不减而言，我们认为那是值得的。从人生智慧的增益来说，那就更是值当了。

明朝的建造者们，除了刘伯温等少数人曾有前元的官身外，绝大多数都是形形色色的草根。然而，一旦江山稳定之后，君王懒政成了明朝皇权政治的最大特色。皇帝的倦怠和军队的跋扈，皇权的寻租与宦官的擅权，文官集团的博弈和军户斗志的沦丧。既有社会的奢靡和思想的禁锢，也有权力的傲慢和生态的危机。许多的细节耦合在一起，最终在内忧外患中打破了朱皇帝的铁屋子，像罗马一样成了废墟，也严重地影响着士大夫阶层在政治理想抱负与道德英雄主义的双重人格中，在清朝实现封建巅峰后做断崖式衰败。

明清帝国五百余年是不尽的过往，明清史学的写作则是充满了挑战的竞技场。因为这一段历史充满了梦幻的色彩、人性的张力、剧情的曲折，从帝王将相到贩夫走卒，都有可述的传奇。

在《大明小史》中，洪武霸业、永乐宏图 and 梦断紫禁等三幕剧渐次展开。向敬之通过朱元璋、马皇后、李善长等一系列人物，串联起明朝的历史画卷，图绘了别样的明代图像。他从朱元璋的洪武时代谈起，讲述了开国君臣的创业垂统、永乐君臣的靖难、崇祯君臣的节死等历史故事，用叙事而不失流畅的语言，严谨却不失轻松的笔法，抒情而不失客观的态度，讨论了紫禁城的主人和他们的朋友们，如何在大明王朝的历史背景下，演绎他们的一生悲喜剧，又是在如何在封建帝制的巨幕上，演出他们的历史浮沉剧。

（《大明小史》，向敬之著，东方出版社出版）



李丽

《奔跑的山寨》是一部纪实散文集，更是老作家谭谈“忍不住对人说、总想对人倾诉”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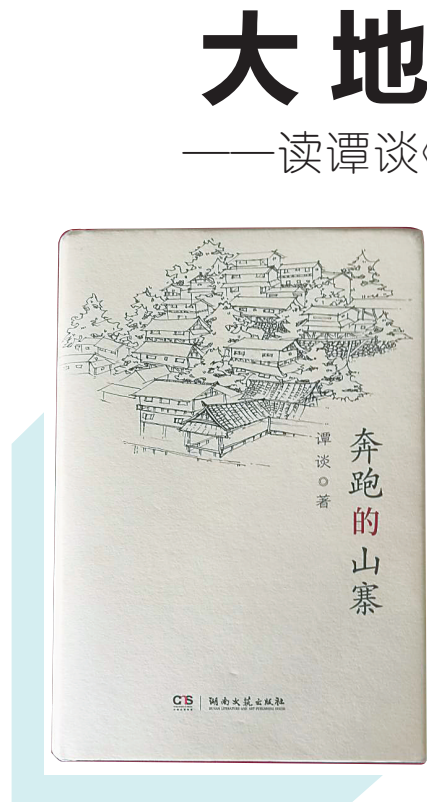
这些“话”皆是有感而发、真情流露的性情之作。关于行走在祖国大地上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作者信手拈来，信笔写去，繁简随意，长短随心，亲切、自然、质朴、真诚。

开卷而读，首先感受到的是扑面而来的“真”。整部作品所写之人、所道之事、所说之地，都是真实的，而书中91篇散文中的所言所语，更是作者的真话、真情、真感受。谭谈长期深入山乡村寨，翻越千山万岭，走过东西南北，亲眼见证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真切感受着人民的欢喜忧愁、期盼憧憬。农村的新风貌，人民的新生活，时代的新气象，他都忠实地记录歌颂，而对于昔日辛酸苦难的隐痛，改革发展过程中的阵痛，也不避笔墨。

生长在穷乡僻壤，作者对贫穷苦难有着深切的体会。儿时走在青石板路上担炭的情形，远行长沙的父亲脚上磨出的血泡，以及见到汽车时的兴奋和殷切期盼山窝窝通汽车的叹息等，都令人动容。作为大山的儿子，他更明白先辈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理解人民创造新生活的决心和毅力。他真实记录着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为实现美好生活而集思广益、因地制宜、各显神通的奋斗。发展养殖种植业，开发旅游民宿，兴办文化产业，湖水浊而复清，拆违建留青山，让被冷落的古村焕发青春，把脏、乱、差的典型变成文明村的标兵，使其貌不扬的荒山成为独具特色的文化景观，让人在惊叹之余，也无限感动、感慨。

这部散文集是对当今时代的真实书写，是对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成果的散点透视、全面反映和鲜活记录。

执卷而阅，犹如置身无处不在的“美”。高山峡谷、飞瀑流泉的神奇壮美；峰岭坡



坳、河湖崖洞的神秘俊美；古镇旧巷、老屋幽亭的沧桑静美，都在作者笔下流淌而出。自然山河之美让人愉悦，给人欣喜，而新村寨、新景象、新风貌、新生活的幸福甜蜜更令人欣慰。崇山峻岭间的一个个贫困山村，如一匹四骏马，奋力奔跑在脱贫致富的大道上，描绘出一幅幅精彩壮丽的振兴图画。深山里通了公路，老宅建起了新房，乡村建起了公园，农家建起了书屋，富裕带来了和谐，文化带来了欢乐……物质富裕、精神富有、文明自觉、文化自信的美好生活比蜜甜。

曾经的花山岭，满山石头，树长不高，花开不多，水流不远，山里的日子苦涩艰难；而如今，岭上岭下的人们生活富裕，衣食无忧，农民公园、太阳能发电站、老农活动中心、“小天使阅览室”，这些现代科技、文明生活成为山村闪亮文化风景。苍山下、洱海边的白族村落，家家花开，户户流泉，村貌洁净，乡风浓厚，一栋栋新屋正在兴建，一条条村街都在变化，小村庄一天天在变美。如花山岭、“我们村”一样，千千万

大地行歌——读谭谈《奔跑的山寨》

万个美丽乡村正在广阔的大地上涌现。正如作者的强烈感受：天美极了，地美极了，水美极了，山美极了，新时代的生活美极了。

掩卷而思，油然而生生态意的“醉”。行走大地，脚步在奔跑，思绪在奔腾，心灵在沉醉。醉在绿水青山，醉在金山银山；醉在处处新景象，醉在人人好生活；醉在民族品格的醇厚，醉在传统文化的芳香；醉在不忘初心砥砺前行，醉在撸起袖子的不息奋斗。

春光秋色满人间，景能醉人何须酒！行走的谭谈，燃烧的火种。20多年的文化扶贫路，他奔走呼号，八方求援，甚至捐地卖房，从作家爱心书屋到老农活动中心，让幼有所学、壮有所娱、老有所乐的文明之火燃烧在千山万岭间。十多年追寻之路，他始终不渝对党忠诚，对故乡、对亲友、对生活、对文学热爱。“记住你从哪里来”，作者眷恋与热爱、感恩与回馈故乡；认同苍山下、洱海边的“我们村”，与白族同胞相爱相亲；为筹建抱团避孤、抱团寻乐的“老友家园”，他破难关、解难题，不遗余力。行走大地，谭谈为祖国的壮丽山河而惊叹，为人民的美好生活而赞叹，为时代的腾飞画卷而挥笔。

《奔跑的山寨》是随性之作，更是真诚之作。随性之下的自然、质朴是作家的文风，是深厚的文学素养和娴熟的写作技巧的表现。而真诚之下的热情、浓烈、深沉则彰显了老作家的品格、情怀和担当。古稀之年的老者，仍不倦地行走在祖国大地上，这种老夫不失少年狂的热情和激情，来自对生活的热爱以及苦难磨砺出的不服输、不退缩的坚强意志；源自“外乡亦故乡”的大情怀；始于心贴人民、与时代合拍的责任担当。

于是，作者这些忍不住对人说、总想对人倾诉的话，就是对党、对祖国、对人民、对新生活的最深切的文学告白。

（《奔跑的山寨》，谭谈著，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巫盐天下》
唐文龙著，重庆出版社

《巫盐天下》是一部长篇文化散文。全文以重庆市巫溪县宁厂宝源山盐泉为主线，对巫盐在生产、销售、运输、交易过程中产生的商贸流通、文学艺术、政治军事、民俗宗教、历史遗迹等众多文化现象进行了系统梳理、论证。作者以散文的笔触，通过“源由盐起”“巫盐崛起”“盐巫神秘”等十个章节，对盐业文明进行了全面总结、阐述。



《戒灵》
田耳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凤凰之子”田耳从湘西出发，却没有续写老乡贤的诗意湘西，而是选择了另一道时空谱系。这位小说家用心扎实、精湛的故事功底，给我们呈现出一幅幅性灵神秘的湘西旧景，他笔下的湘西是潸然动容的、愚妄灰蒙的，也是生虫曲折的，试图重唤起人类对自然大地的古老敬畏。

肖复兴

卡萨布兰卡，是一个地名，是一部电影的名字，也是一首歌曲的名字。可以说，是这部电影和这首歌曲，让这个地名出名。

如今视频发达，将电影里的镜头和歌曲混剪在一起，倒也很搭。特别是英格丽·褒曼那忧郁深情眼神，简直是歌手贝蒂·希金斯的歌声最完美生动而形象的延伸，将听觉和视觉合二为一，交错迭现，水乳交融，那样的温婉动人。

多年之前，我头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只记住了其中两句歌词。一句是“难忘那一次次的亲吻，在卡萨布兰卡；但那一切成追忆，时过境迁”，一句是“我没有去过卡萨布兰卡”。这两句歌词镶嵌在同一首歌里，有些悖论的意思。这当然有贝蒂自己恋爱的经历和想象，但在我第一次听来，只是觉得，没有去过卡萨布兰卡，却在那里有一次的亲吻，而且还很难忘，这怎么可能？

但是，生活中不可能的事情，在歌声里变成了可能。歌声以及一切艺术，可以有这样出神入化的神奇功能，产生这样的化学反应，帮助你逃离现实中不尽如人意的生活，而进入你想象的另一个世界，哪怕你只是在做想入非非的白日梦。

艺术，从来不等同于生活。它只是生活升腾后的幻影，让你觉得还有一种比你眼前的真实生活更美好，或更让你留恋、怀念和向往而值得活下去的生活。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心里突然萌生这样的由时空错位而产生的幻觉和情感。这种幻觉和情感帮助我们接近艺术，而让单调苍白的生活变得有了一些色彩和滋味。

记得我和女同学第一次偷偷约会，是我读高一那年的春天，在靠近长

好书摘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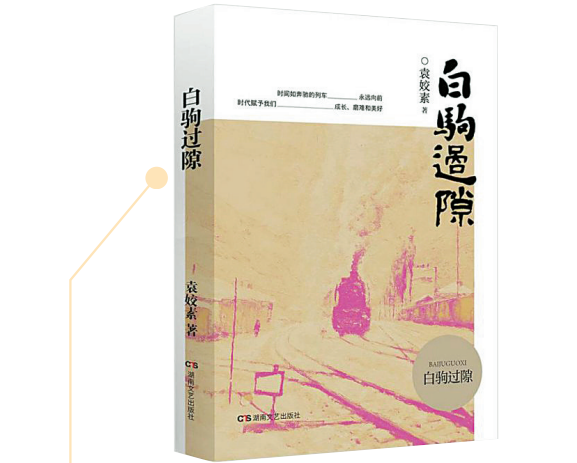
即使你没去过卡萨布兰卡



很多回忆，不尽是亲吻；很多感情，不尽是美好。甜蜜也好，苦涩也罢；美好也罢，痛苦也罢；自得也好，自责也罢，时过境迁之后，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一切，才会水落石出一般清晰地显现。这时候的追忆，如果真的有了些许的价值，恐怕都是时空错位的幻觉和想象的结果。而这样的幻觉和想象，恰恰是艺术的作为。一部电影，一首歌曲，便超出了它们自身。

（摘自《人间有所寄》，卡毓方主编，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阅有所得 中国铁路的壮歌——读长篇小说《白驹过隙》



思睿

袁姣素长篇小说《白驹过隙》，以文学的笔调，再现了中国铁路慷慨悲歌的激情岁月，塑造了一系列时代英雄的群像，那些遇山钻洞、逢水架桥，行走“天路”的故事，那些钢人铁马、铁血柔情，读之令人震撼和共情；这是一部礼赞英雄、歌吟信仰的小说，是一部与时代一起奔跑的理想主义作品。

主人公柳汀出生于蓼水河畔，十六岁随父亲柳胜利来到铁路工地，从此就把自己的人生与爱情融入到中国的铁路事业中，见证了从蒸汽机车到柴油机车到电力机车的提速、升级、飞跃的巨大变迁。刚到铁路当临时工时，詹天佑当年设计和建筑的京张铁路的故事影响了她，让她这个在柳山里挑着担子、只知道去织布和赶集的姑娘，成为勘测和设计铁路图纸的工程师的助手，再到跟随施工队伍走南闯北、进行了几条线路的施工的一名工程师，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她这一辈子与铁路相牵、相连、相伴，浓缩了一个无名英雄的时代镜像。

在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中国铁路的飞速发展。在铁路建设上的中国速度、中国力量、中国精神跃然纸上。比如焦枝线，仅用了8个月时间，就全线通车，开创了中国高速修建铁路的先例。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在小说里，我们看到，隧道随时可能塌方，“又一条活生生的生命牺牲了，刚刚还在和大家并肩作战，转眼这人就没有了”。他们“比泰山还重”，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怀念，铁路的筑修，也是一个战场上的拼杀，写满了“血染的风采”。

修筑铁路的艰苦，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因此，也有人当了逃兵，但更多的人选择了坚守，写就了英雄传奇。

秦多安是共产党人的形象代表，他一生恪尽职守，坚持原则，生活与工作步履一致，无论从哪里看，都如清风徐来，是个不折不扣的共产党员。他日夜奔走在铁路的勘测现场，风餐露宿，他曾经迎着风驰电掣的列车从钢轨上取下了别人来不及撤走的压机，因为他相信，在千钧一发时刻，必须迎难而上，来得不半点犹豫和思考，柳汀作为他的助手，也在他的宽容而严苛的要求中不断纠正自己的工作态度、人生态度。后来，他响应号召，去非洲援建坦赞铁路，最后牺牲在异国他乡。

柳秦蓝是个转折型的人物，他好吃懒做，颓丧消极，既没有方向感，又没有安全感，是铁路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他在铁路上娶妻生子，找回了自信与人生理想。他在工作中心总是冲在前头，纵使“指甲里满是砂砾，十个指甲鲜血直流”，他也不叫苦，总是感到生活有意思，有盼头。后来，在轨道车加挂的平板车上，突遭大火，为了救火，他献出了生命。

与英雄的群像对应，小说也设置了一个精神陷入困境的人物黄昌明。黄昌明在小说中是个复杂多维的人物。一方面，他是烈士的后代，他的父亲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他也崇拜和敬仰英雄，他也希望做一个有信仰、有思想、有担当的人；另一方面，他贪生怕死，面对老曹的死，面对去市政府工作的诱惑，他向自己投降了，选择了撤退。长时期里，无论在爱情上还是在事业上，他都遭受了精神磨难和痛苦矛盾，张亚亚的死，对柳汀的伤害，让黄昌明对自己的灵魂进行审视。最后，他因殉职的自我救赎让他的灵魂找到了归宿，令人感慨唏嘘。

小说有两条线，一条是中国铁路的变迁，一条是主人公家乡的变迁。那条蓼水河，是柳汀的故乡河，它给了主人公风雨中成长的养料和动力。小说展现了故乡老百姓克服困难，逐渐脱贫，过上小康日子的历程。可以说，故乡既是铁路人的精神原乡，又是给中国铁路源源不断提供人力支持的地方。故乡的巨变与中国铁路的升级换代交相辉映，展示了这篇作品的时代高度。

《白驹过隙》是袁姣素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作家充分展示了她的语言天赋与塑造人物形象的力量。小说故事感人，文学性强，语言精美细腻，富有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如“山间偶有一棵枫树，探出火红的脑袋，招呼着这个季节的热烈和丰满”“太阳和人的脸庞红红的，像是喝醉了酒”，这样的小说语言张力十足，耐人寻味。

时间如白驹过隙，在天空和大地纵身而过，让人看不见，又摸不着，但人的向上、向善、向真，是永恒的，它推动着社会的变革，推动着一个个新事物破壁出圈，这就是我们追随和热爱时代的理由。

（《白驹过隙》袁姣素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